

庚

申

外

史

康申外史

癸酉元統元年先是歲壬申秋文宗車駕在上都八月疾大漸召皇后及太子燕帖古思大臣燕帖木兒曰昔者晃忽義之事為朕平生大錯朕嘗中夜思之悔之無及燕帖古思雖為朕子朕固愛之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輩如愛朕願召明宗子妥歡帖木兒來使登茲大位如是朕雖見明宗於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詞而塞責耳言訖而崩晃忽義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而崩之地燕帖木兒內懼為之躊躇者累日忽念晃忽義之事已寔造謀恐妥歡帖木兒至而治其罪始秘文宗遺詔屏而不發因謂

文宗后曰阿婆且推守上位。王室安欲帖木兒太子居而徵荒瘠之地。未知有無。我與宗既諸上徐議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為右相禮絕百僚威焰赫。宗戚諸王無敢以為言者。退。至至順四年三月上位虛攝已久。內外頗以為言。燕帖木兒始迎明宗皇帝幼子懿懌。只班登寶位。不發詔。不改年號。踰月而崩。廟號寧宗。繼而燕帖木兒建議欲立燕帖木兒古思。文宗后固辭曰。天位至重。吾兒思年小。豈不遭折死耶。安欲帖木兒在廣靜江。可取他來為帝。且先帝臨崩。言猶在耳。于是燕帖木兒知事不能已。遂奉太后詔旨。遣使公廣取安欲帖木兒太子。

來京太子行至良鄉以郊祀鹵簿禮迎之蓋燕帖木兒欲以此取悅太子之意既而燕帖木兒驅馬與太子並行馬上舉鞭指示告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訖無一言以答之燕帖木兒心疑懼留連至六月方始使登位改元：統元年尊文皇后為皇太后丞相燕帖木兒加太師左丞相撒敦為右丞相伯顏為樞密院知院唐其勢為御史大夫撒敦者燕太師之弟也唐其勢者太師之子也徵政院使宦者高麗人禿滿夕兒者首荐高麗女子和氏于帝和氏性慧黠有寵于帝秋九月太后謂大臣曰正宮未有人何不遷立之眾對曰今太師丞相有女端嚴正

大宜為天下母。于是立太師女伯牙吾氏為后。推
主家女習于驕貴。又輕帝年幼。見帝寵初氏。心不平
之。日夜搗楚初氏。幾不勝。一夕又詆仰氏于前。窮問
其罪。加烙其體。翌日司天奏。昨夕火星犯后妃。帝雖
不言。心甚之。初世祖皇帝家。恣賤高麗女子。不以
入宮。至是始壞祖宗家法。識者知天下之將亂也。
甲戌元統二年。太師太平王燕帖木兒自帝即位。以
來不復留心政事。惟日溺于酒色。收晉邸后為妻。諸
公主嫁之者四十餘人。有某王位公主嫁及門三日
不得見。既而傳旨曰。公主且歸。我要時來取燕帖木
兒。宴趙中丞家。男女共坐。名為鴛鴦筵席。偶坐中有

一婦人顏色甚麗。太師目之。問曰：此為誰？意欲留之。左右告曰：此太師幾夫人某氏也。由是酒色過度。體羸。溺血而死。太尉伯顏陞為右相。伯顏當帝在廣西。來入京師。宿留汴梁。心方不測。朝廷推臣意其。伯顏適為汴梁者。左平章提所有蒙古漢軍。扈從入京。帝深惠之。以扈從功。封太尉。至是一且為相。居唐其勢上。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位居我上。或時裹甲帶刀。至伯顏家。或夜入都人家。飲然。猛鸞無術。實無佗異謀也。

乙亥至元。年四月。右丞相伯顏奏曰：御史大夫唐其勢。與其弟答剌海。為文宗義子。者謀為不軌。將不

利社稷有詔捕之唐其勢攀檻不宥出荅刺海匿皇
后祀下右丞相復奏曰豈有兄弟謀不軌而姐妹可
匿之手并執皇后以付有司后呼 陛下救我帝曰
汝兄弟欲害我如何揀得你亦放于東門外唐其
勢既死命撒迪為御史大夫立翁吉刺氏為皇后乃
世祖后察必之曾孫也性莊厚寡言味蹄正宮皇后
復立和氏為次宮皇后居興聖宮辨興聖宮皇后二
宮並為后自此始伯顏奏曰陛下有太子休教讀漢
兒人書 其間好生欺負人往時我行有把馬
者久不見問之云往應舉未回我不想科舉都是這
等人得了遂罷今年二月禮部科舉

亦如使女

丙子至元二年詔徵西域匠刺麻至京禮為帝師仍
以故太師燕帖木兒第賜之

丁丑至元三年以伯顏為太師答剌罕左丞相封秦
王伯顏本鄭王家奴也謂鄭王為使長伯顏至是怒
曰我為太師位極人臣豈容猶有使長耶遂奏鄭王
謀為不執殺鄭王并殺王子數人初伯顏謀封秦王
時或告伯顏曰秦王大名恐不宜居伯顏曰我聞淮
東有秦郵我索秦郵為秦王非西秦也何不可之有
時天下貢賦多入伯顏家者臺院官皆出其門下每
罷朝皆擁之而退朝廷為之空矣禁漢人南人不得
持寸鋒賜高年帛禁百姓畜馬品官畜馬有差六月

大
多
世
伯
林

天下謠傳拘劄童男童女民間皆望風成婚 河南
棒胡反棒胡者河南鵲山縣人好使棒長六七尺
進退伎擊如神遠近聞者稱棒胡其徒弟百餘人有
名胡山花亦善棒開州人輓軸李陳州人棒張皆起
兵應之河南左丞履童將軍敗之于鹿邑岡擒之歸
其岡為得勝岡伯顏數往太皇太后宮或通宵不出
京師為語曰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倚着太皇太后慧
出紫微垣數十丈凡十餘日占者以為應在十五年
後至年果驗京師大水朱光卿名玘山亂于廣南之
惠州既而復有存智甫羅天麟亂于閩漳皆討平之
戊寅五年四年詔邵縣舉隱逸士詔脩曲阜孔廟表

州妖僧彭瑩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時
反者背心皆書佛字以為有佛字者刀兵不能傷
人皆惑之從者五千餘人郡兵討平之殺其子天生
地生妻佛母瑩玉遂逃匿于淮西民家瑩玉本南泉
山慈化寺東村庄民家子寺僧有姓彭者年踰六十
歲善觀氣色一夕夜雪見寺東約二十里紅燭半天
翌日召其庄老詢之曰昨夜二更時汝村中得無失
火乎抑有他異事乎內有一老白村中無事惟舍下
媳婦生一兒子僧遽喜曰盍與我為徒弟可乎老遂
捨為僧于是遂以穀帛若干酬之其子年十歲始送
入寺與群從嬉時預言袖福皆驗年十五南泉山下

忽產一泉甚冽。是時民皆患疾疫。瑩玉以泉水施之。疾者皆愈。以故表民翕然事之如神。及事敗。逃淮西。淮民聞其風。以故爭庇之。卒不為有司所捕獲。伯顏與太皇太后謀立燕帖木兒。古思而廢帝其姪脫。頗聞其謀。竊以告其師胡行可。行可赦之以密告于帝。令帝知而預為防。

冬十一月。河南范孟端反。孟端者河南杞縣人也。始為內臺。知班發身。據河南者臺。其人貧無資。寡父。游人皆謂為不辦事。辭不得志。又久不得補。一日大書者戲曰。人皆謂我不辦事。天下辦事有幾人。袖裏屠龍斬蛟手。埋沒青鋒二十春。後有守者御史來。與

孟端有搆力為言之乃得補又不帶俸孟端憾曰我必殺若輩一夕與其黨霍八失等約曰我冬至日應直省汝四人當以黃蠟為彈丸狀佩之揖聖旨劫鋪馬素昏夜入河南省中堂坐定喚當直掾史來傳聖旨我則佯應之曰諾有河南廉使段惟憲致仕在家即傳聖旨召之使居省中推事餘省官呼入者汝皆傳聖旨捷殺之凡發帑金惟聽我施行如此大事必成可以得志富貴可共也己而皆如其言是日省憲官置酒皆醉于家于是平章月魯不花左丞叔烈理門金劉奴郎中完者不花黑狄兒都事拜住搃管撒思麻監司禿滿萬戶完者不花等喚入皆若使聽聖

旨然即以鈔骨朵白漫撻死景屍後圓桶聖旨除孟
端為河南都元帥拘收大小衙門印自佩平章發兵
虎符調兵守城把諸塔巷中人不得往來封閉黃河
大江渡船使南北毋通發各道兵來聽調孟端在者
祭祖去祀縣祭祖故程五日久用金鼓押諸衙門正
官首領官凡若干人斬于市有馮之舍者孟端用為
省軍使在外給事馮固扣孟端曰章引我見朝廷
官孟端時不覺唾而言曰何者為朝廷官我便是也
馮覺其僞因隨孟端出竊告者都鎮撫曰使臣者仍
也可閉諸衙門勿納我將圍之于是殺孟端于外時
者中猶不信拂其首示之乃開門持兵者入霍八夫

天下多事

等竄竹園中遂俱撲殺之當孟端反時百官僉首聽命獨歸暘不從孟端問曰朝廷以月魯輩有罪別選用人歸先生不顧仕宦耶暘曰有母在堂誠不愿也又問曰歸先生不怕死耶暘曰死生有命元帥遂囚之事敗得出故天下多歸暘自此始

己卯至元五年冬皇太子生名愛育失黎荅騰寔與聖宮和氏之子也乳脫：察呼脫：為妳公其後脫脫因奏令正宮皇后子之十二月伯顏請帝飛放帝疾不往伯顏固請燕帖古思太子同法遂獵于柳林脫：竊告帝曰伯父久有異志茲行率諸衛軍馬以行往必不利于社稷帝幸不与之俱往其奈太子在

柳林何 夕即召高保奇月恠察兒與之謀討伯顏
却其軍植于是先令月恠察兒夜開城門星馳往柳
林竊負燕帖古思太子入城又忌翰林官泄其事特
使平章沙加班召其館客范滙毡裏之車中以載之
入賜之坐諭以伯顏罪狀却其軍植誅之 意使車
詔四更使只兒瓦反平章及沙只班齎詔向柳林先
却其軍天明閉大都詣城上開讀詔書畢御史大夫
脫 踞坐城門上傳聖旨曰諸道隨從伯顏者並無
罪可即時解散各還本衛所罪者惟伯顏一人而已
伯顏養子唐因不花知院答失蠻尚書謂伯顏曰擁
兵入宮問奸臣為誰尚未晚也伯顏卻之曰只為汝

貶置伯秋

輩當時與脫：不和致有今日尚欲誤我也情知皇帝豈有殺我之心皆脫：賊子之所為也言未既又有詔到柳林伯顏除河南省左丞相伯顏請入辭帝使者不許曰皇帝有命：丞相即時起行母入辭伯顏至河南又有詔令伯顏陽春縣安置初伯顏過真定時父老捧獻果酒伯顏謂父老曰余曾見天下有子殺父之事父老曰不曾見子殺父但見奴婢殺使長蓋暗指伯顏殺鄭王之事伯顏聞之恍者不語殊有慚色也臺臣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也乃陛下嫡母也若嘗推陛下母墮燒羊爐中以死父母之讐不共戴天乃貶太后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瀋陽

徽宗神主

踞安置。乃使去都赤月恂察兒押送瀋陽。將至瀋陽。太子忽心驚。知其將殺已矣。飛馬渡河而走。月恂察兒追之。拉其腰而死。云都赤者帶刀宿衛之士也。太后亦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嬉戲。故此舉雖出于權臣。實亦帝心之所欲也。尚書高保奇奏言。昔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子。帝聞之大怒。立命撤去文宗神主于太廟。併問當時州詔者為何人。遂欲殺虞伯生。集馬雍古祖常二人呈上文宗御批。且曰臣受勅紀載。寔不獲已。脫在菊園。曰彼皆負天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故捨之而不問。

明宗以流國之子為子

國初守江南歸附時瀛國公幼名也入都白額為僧
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嬉遊
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器一回、女子與之延話
七年女子有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自此
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五采氣即物色得之乃
瀛國公所居室也、因問子之所居得無有重寶乎瀛
國公曰無有、因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舍下生一男
子、目明宗大喜、因求為子、并其母載以歸

庚辰至元六年、伯顏行至江西豫章、驛飲藥而死、殮
以散木槨、寘棺上藍寺中、塔一云社尸水流出、戶外人
皆掩鼻而過之、籍其冢、數月屏當不盡、米糠數房、燒

餅至一房其奇也如此或言伯顏家畜西番師婆名
昇。每問來歲吉凶。又問自己身沒事當如何昇。
曰當死于南人手。故其東政之時。禁軍罷刷馬匹。蒙
古色目歐漢人。南人不得回手等事。皆原于此。先是
阿訖赤大夫完者帖木兒王。二人頗有節氣。見伯顏
私通太后。殺鄭王。竊相議曰。此人有無君之心。不除
之。必為國害。于是截髮為誓。私相約曰。但得間即
行之。一日伯顏休息於家。二人立侍。或言云。都赤佩
刀乃水提管鎖鑄善刀也。阿訖赤即借觀。稱善久之。
伯顏亦忻然。怒披衣觀之。完者帖木兒王喜于得間。
從前捉阿訖赤。阿訖赤惧不敢發。完者帖木兒王疑

相打誅其長而

侯中小人哉

其中變害已。因長跪首曰。問者阿义赤覩刀時有害
太師心伯顏大怒。即掉向前。阿义赤亦跪曰。此人嘗
有害太師心。我不從。故反告我。即併殺二人。而籍其
家。其酷虐如此。命脫。為左丞相。益都忽為右丞相。
韓家奴為御史大夫。汪家奴為樞密使。初伯顏既敗。
其弟馬札兒台以誅伯顏有功。故遷其位為首相。僅
半載于通州置塌坊。開酒館。糟房。日至高石。又使廣
販長蘆淮兩鹽。其子脫。不以為然。噉恭政佛嘉問
曰。吾父喜君。所言無不聽。蓋諫吾父。使解職。開店
不然。人將議我。寧逐其兄。而攘其位。眾口甚可畏也。
佛嘉問如其言。因素間諫之。馬札兒台果辭職。家居。

縣開河

封為太師。于是陞都益忽為首相而已。割之為詔。復行科舉。詔太廟四時祭享。賜天下高年束帛。蠲天下租五分。右丞相益都忽。左丞相脫脫。奏曰。京師人烟百萬。薪芻負擔不便。今西山有煤炭。若都城開池河。上受金口。淮注通舟楫。往來西山之煤。可坐致于城中矣。遂起夫役。大開河五六十里。時方炎暑。民甚苦之。其河上接金口水。河金口高水瀉而下。湍悍繞流。行二時久。衝壞地數里。都人大駭。遽報脫脫。丞相丞相亟命塞之。京師人曰。脫脫丞相開乾河。秋河北大水。

辛巳。正元年。詔選儒臣。歐陽玄。李好文。黃潛。許有

壬等四人五日一進講讀五經四書寫大字操琴彈
古調堂御堂文閣用心前言往行忻然有向慕之
志烏大興國子監蒙古回漢兒今三監生員凡千
餘然祭酒司業博士多非其人惟粉飾章句補苴事
務以應故事而已凡在諸生日啖龍炊粉羹一人之
食為鈔五兩君子以監學乃作養人材之地而千百
為群恣縱恬嬉玩愒歲月以媮侮嘲謔為賢行加屏
風以障市人入茶酒肆不償直掉臂而出無敢誰何
是壞天下人材何作養之有累加孫監生也積分試
中累官主稅丞在朝辭累加孫為分省石丞一日
奉擴廓命入京師議事揚過市中大言曰我今日

只知有搃兵不知有皇帝人聞其言相顧問曰此何
 官人也或曰此則往時國主曩加孫也人皆嘆曰此
 官所言是報當日龍炊也又有善賢奴者亦監生也
 積分中舉歷官至左右司員外郎因奉命至擴廓軍
 中擴廓留之為分省戶部尚書已而京師大饑遣戶
 部侍郎求糧于擴廓善賢奴知之請與相見因責之
 曰朝廷遣汝來求糧耶歸語汝丞相朝廷自紅軍禍
 亂以來前後命搃兵官勦捕皆有供給官辦糧料如
 輩不班也先帖木兒太不花答失八都祿等是也獨
 我察罕父子搃兵平大河南北山東等處並不曾費
 朝廷一毫供給今又起軍肅清江淮亦不索朝廷供

給糧料而朝廷反求糧于我耶張至道奏政在側因
嘆曰三十二年天子豈可使無一頓飽飢喫耶遂啟
擴廓以山東糧五千運入京師往：國生所就類如
此樞密院掾史杜遵道素公不仕適穎川遂為紅軍
舉首先是伯顏丞相馬札兒台為知院遵道為書生
上言請開武舉以收天下智謀勇力之士馬札兒台
遂補為掾史既而知其不能行其策遂棄去後為賊
中舉首

壬午至正二年詔曲阜衍聖公陞秩二品慶元守王
元行柳飲酒禮詔譯屠貞觀政要二月帝出元載門
耕藉田是年秋監察御史言宦官太盛宜減宦官願

并宮女。蓋時宦者多高麗人爲之也。

癸未。至正三年。鹵簿冕服新成。親祀南郊。時春二月也。議修遼金宗三史。丞相脫脫不孩意欲成之。而所費浩大。錢糧經數不足。頗以爲憂。掾史行文書丞相。三却之。掾史遂與國史院典簿謀之曰。丞相不喜若非錢糧。無可措畫乎。此易耳。江南三省。南宋田頗有。貢士莊錢糧者。各路括寄累年。倉庫盈積。有司亦嘗借用之。此項錢糧。以爲脩史費。孰曰不然。掾史即日引見丞相。丞相聞其說甚喜。于是奏臣使儒臣歐陽玄揭吳斯等。于國史院脩撰遼金宗三史。詔興守泰不花行御飲酒禮。詔天下立常平倉。河決白茅口。冬

十月有七日有事于南郊前三日裸于太空拜享于
列聖次第至寧宗前帝問禮儀使曰我兄也彼弟也
拜合禮否禮儀使傳旨問博士劉闡對曰寧宗皇帝
雖是弟也曹承宗跪而為皇帝時陛下亦當做他的
臣子來當拜又春秋時魯國的諸侯有閔公僖公閔
公是弟先做諸侯僖公是兄在閔公後做諸侯宗廟
四時祭祀未聞僖公不拜閔公比這例兒陛下合拜
帝乃拜尚郊禮畢大赦天下蠲天下民租五分詔天
下立常平倉先是以五事備取守令至是取守令以
常平倉得訟奏成六事

中興至正四年春儒臣歐陽玄揭傒斯等修遺金宋

三史成

三國史告成禮部引國史合院官累右丞相脫：奏聞脫：搖首曰此秀才事我弗知三累三卻眾皆惡之或曰丞相好美名今此史具到某備丞相見其名不列宜其愠也蓋累之曰自古前代史書雖以史官秉筆而總裁則必歸一人如唐書則歐陽脩總裁資治通鑑則司馬光總裁今遼金宋三國史咸蒙丞相奏用之力也其等謹以書丞相為總裁官丞相幸始終成之以為一代之盛典豈不可乎于是脫：大喜即命據史具進史儀部鼓吹導從前後輝光自史館進呈宣文閣帝具礼服接之觀者以為近代無之先是諸儒議論三國正統久不決至是脫：獨斷曰三

國各與正統各繫其年辨議者遂息然君子終以為非也進史畢大宴群臣于宣文閣脫：奏曰給事中殿中所紀錄陛下即位以來事迹亦宜漸加脩撰收入金縢上曰朕行事只在給事中殿中處之待朕他日歸天去令吾兒為之可也仍以御圖書封藏金縢自今不許有所入然不知給事中殿邇來皆公卿常梁子弟為之其寔當然全無所書也故康中以末三十六年史事並廢馬札兒台太師告老退居甘州于是有謬言行其間父子各相疑脫：曰乞致相位願往甘州侍親詔因而許之初脫：謀使其父辭位也嘗奏帝以其父之貧不可使居大位且密囑帝倘其

辭位陛下宜即許之。至是帝亦因而許。蓋憶其初用
詭計也。以阿魯圖廣王為右丞相。以平章帖木兒達
識為左丞相。

乙酉至正五年。以別帖兒不花為右丞相。三月詔曰
乃者天災流行。積雨害稼。河失故道。民罹其殃。山東
河南尤甚。朕夙夜憂惕。靖思其由。皆朕菲惠所致。諸
有盜賊竊發。公處限二十日。悔過赦之。前所免租外
被災者全免之。已入者准下年之數。

丙戌至正六年。詔遣奉使巡行天下。黜陟幽明。問民
疾苦。采訪賢俊。分十道處之。然奉使者。類皆脂韋貪
濁。多非其人。惟四川一道。得王士熙。武子春。稍振綱

牧民如牧羊

紀餘皆鼓吹而已。命選天下郡守各選其人。凡其人
之官皆陞解聽旨。諭之曰：汝守令之職，如牧羊然。飢
也與之艸，渴也與之水。飢飽勞逸，無失其時，則羊蕃
息矣。汝為我牧此民，毋使之失所，而有飢渴之患，則
為良牧守矣。時上方有勵精勤治之意，凡人選轉某
人為官，必問曰：此人以前行過事，迨果然一皆善
否？為我志陳之可也。徵靈士脫因伯顏杜本張瑾為
翰林待制，或議以為擢用太峻，不可。帖木兒連識曰：
「隱士無求于朝廷，而朝廷有求于隱士，識者誦之，以
為名言。」

丁亥至正七年徵靈士張瑾不至，朵兒只班為右丞

相賀太平為左丞相

戊子至正八年中書省脩六條政類成。淮南北大水。已丑至正九年脫：漢入為相。初脫：倚親居甘州。太子愛育失黎達騰與脫：子加刺張同庚以故加刺張獨留京師與帝子同嬉戲。一日帝與初后同席坐偏殿。帝子愛育失黎達騰與加刺張同戲殿外。愛育失黎使加刺負已作老鴉聲旋繞殿墀三匝。已而漢使加刺作老雅而已。負之亦三匝。加刺跪曰：加刺奴婢也。太子使長也。奴婢不敢使使長負。帝子怒。捷之。啼哭之聲聞于帝。問之曰：誰哭耶？左右曰：脫：子加刺張也。問何謂而哭之如是？左右具以對。上喜。

曰賢哉此子也。初后曰：脫，好人，不宜久在外。上遂領之，會佛朗國進天馬，黑色五明，其項高而下鈎，置之群馬中，若索駝之在羊隊也。上曰：嘆曰：人中
有脫，馬中有佛朗國馬，皆世間傑出者也。時有奸臣哈麻者在側聞此言，以為脫，且將入復為相也。因景閻游說薦之於帝，曰：彼嘗罪汝，杖汝一百七。汝何為存之？對曰：彼雖罪臣，當也。臣若仇之，不當也。何怨之有？其實此人好其時，初后于殿屏後窺聞之，陰使人走甘州召之。一夕脫，至京師，乘昏入城，然亦未敢見帝也。初后伺帝有喜色，因誅加刺張于帝前，曰：汝亦思汝父脫，即加刺張跪曰：思之也。后又

誅曰脫：今何在而汝欲思見之也。后起謝曰：脫
脫離闕久，思見至尊，今聞其入城在某處矣。上即使
人促入見。至則上在棕毛殿，召入。正色問曰：我使汝
侍親甘州，誰台汝來耶？初后為之失色。脫：徐曰：即
主使奴婢侍親，今者幸親終服闋，故來。上遽起抱
脫：相与泣慰之。翌日故有再相之命。命中書蒞祭
三皇，翰林應奉，危素為之樂章。

庚寅至正十年，戶部尚書薛世南武子春知脫：有
意興作。庶事蓋謂前相無闕，其禮樂文章制度之
事，漠如也。欲大有為，以震耀于天下，超軼祖宗舊法，
垂名竹帛于無窮也。薛世南武子春建言，謂至元鈔

治歷久當變制宜為中統交鈔交鈔卽置貫文與銅
錢子母相權並用脫：奏用其言立寶泉提舉司鑄
至正通寶錢先兩日脫：丞相率者屬下學勉勵至
塔祭酒呂思誠下塔迎丞相向東坐祭酒西向坐省
官列坐丞相下散官列坐祭酒下至是召祭酒至中
書省告以將更鈔法事祭酒忽然而對曰丞相毋聽
薛武兩少年之言改鈔法非祖宗舊制也丞相若聽
之必亂天下後數日盡追奪呂思誠祭酒所授宣勅
時亦議裁減冗官併省衙門數事武曰呂祭酒當議
之時不措一辭乃議定惟有發怒罵詈而已春三月
河北大雪深三尺南陽總管莊文昭來言本郡鴉路

移賊

有上馬賊百十為群突入富家計其家數邀求銀為
撒花或劫州縣官庫取輕資約束裝載畢乃拘妓女
置酒高會三日乃上馬公州郡初無武備無如之傳
於是始命立天下兵馬分司凡五處然不究其本而
徒事其末終不能禁也

辛卯至正十一年歸惠知府觀音奴言今河決白茆
日徙而北失其故道當疏塞以為地利脫：喜其言
命工部尚書成遵往相視焉還言工不可興浩大難
成且見今南陽安豐盜賊成群高一與挑河人夫相
挺而雜怨此大亂之機非細事也汝不可從脫：不
聽左迂成遵為長蘆盜運使更問京畿漕運使賈魯

香軍

曰汝前為張湫都水時知河之利害可疏鑿否曹署
澤潞人素有進取志遂應報曰可因患言其狀乃奏
畧為工部尚書兼河防使四月二十二日發河南淮
南北軍民二十萬其費以億萬計府庫為空有龔伯
遂者小有才汲以富貴為心進言脫曰丞相大
興利除害可也然必大有誅賞始可以攝伏眾情于
是怨大獄以謀害大臣寘前相高昌王益都忽并韓
家奴等于死地未幾刑賞失措又興挑河工役所在
肆虐又併省衙門沙汰吏胥無所容跡五月潁川潁
上紅軍起稱為香軍蓋以燒香禮彌勒佛得此名也
其始出趙州涿城縣歸學究家已而河淮襄陝之民

杜道

彭崇玉

月名遠

布王三北漢北軍

孟通少而後北軍

芝麻李

俞然從之故荆襄漢許汝山東豐沛以及西淮紅軍

皆起應之顯上者推杜遵道為首陷成皋據倉粟從

者數十萬陷汝寧光息信陽起新黃者宗彭崇玉和

上推徐真遠為首陷息安沔陽安陸武昌江陵江西

諸郡起泃濂者推布王三孟海為首布王三歸北瑛

紅軍卷有唐鄧南陽嵩汝河南府孟陽馬歸南瑛紅

軍卷有均房襄陽荆門歸峽起瑩沛者推芝麻李為

首芝麻李者邳州人也但歲俄其家惟有芝麻一倉

盡以賑人故得此名賈魯批黃河所在廢民業民心

不安芝麻李與邳人趙君用謀起事曰朝廷是晏與土

木之功百姓貧苦無告吾聞顯上吞軍起官軍無如

之何當此之時真男子取富貴之秋也。君用者趙杜長也。曰我所知惟某人某人可用。燕城南彭二其人。勇悍有膽畧。不洩其人不可舉大事也。我當為汝致之。即訪其家入門。見其人方礪斧斤。謂之曰汝礪斧斤將何為耶。彭二應曰州縣云有賑濟日伺之。寔誤事。飢無所得。我將伐薪入城換米喫。可以度日。官府不足信也。君用曰噫。吾視汝努力過人。何處不得一頓飽飯。即因作色曰汝能從我謀事。豈但衣食而已。富貴從汝。彭二即解其意。應曰其中有芝蔴。李子曰有。吾當從之。遂引見芝蔴。李因得八人。歛血同盟。于是年八月十日。佯為挑河夫。日夜倉皇投

徐州城夜留城中門卒拒之則曰我挑河夫也借一宿何傷其半夜因突入一半在外一半在內夜四更城內四人蒸四火城外四人亦蒸四火應之既而復合為一城內吶喊一鼓城外接應一時城中大亂四入者遂奪軍器亂殺四人因而得入同殺叫殺民久不見兵革一時見亂殺皆束手送命天明又樹大旗募人為軍從之者亦十餘萬浮橋四出掠地亦奄有徐州近縣及宿州五河虹縣豐沛靈璧西并安豐濠泗事聞朝廷者吏把牘題曰謀反事至脫：前現其蹟改題曰河南人謀反事識者知元朝不能有天下矣河南漢人可盡誅矣其後張士誠起于淮海趙明

續明通

毛貴

明玉珍

明太祖受命

遠起于徐州毛貴起于山東明元帥起于四川獨本
朝龍興淮南即以建康為天下根本東征西伐而誅
北討四海人心內附皆有俟後來撫之望元朝之圖
祚可盡矣先是嘗有童謠曰雷漢莫起接貧漢莫起
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迨本朝定都建康築
壇于建康南門郊天受命改元朝至正七年為吳元
年吳丁未歲也豈不驗哉天命有所豈人力之所能
為耶朝廷聞紅軍起命樞密院同知赫廝禿赤領阿
達軍六千并各支漢軍討潁上紅軍阿達者綠睛回
回也素強精悍善騎射與河南行省徐左丞俱進軍
其三將但以酒色為務軍士但以剽掠為務于勦捕

之方漫不加省赫廩軍馬望見紅軍陳大揚鞭曰何
卜阿卜阿卜者葉言反也于是所部皆走至今淮人
傳以為笑其後赫廩死于上蔡徐左丞為朝廷所誅
阿速軍不習水戰不伏水土病死者過半十二月布
王三陷鄧州襄陽

壬辰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馬陷襄陽徐真逸陷湖
廣其將曾元帥陷安陸江陵脫：為相諂言中原兵
亂哈麻因而媒孽其過帝召脫：怒責之曰汝嘗言
天下太平無事今紅軍半宇內丞相以何策待之脫
脫汗流浹背未幾自請督軍下徐州兵出有淮東元
帥送善之者上言官軍不習水土宜募場下蓋丁可

黃軍

使攻城，又有淮東豪民王宣者，上言：盬丁本野夫，不如募城野，越勇憤捷者，可以攻城。前後各得三萬人，皆黃衣黃帽，號曰黃軍。脫：知城有可克之狀，下令各將，乃事勵，乃怒，俟我至，即攻之。須臾，脫：至，一鼓攻之，遂奪其城。又調阿吉刺、太尉攻汝寧，汝寧紅軍懼退，保亳州。阿吉刺攻平汝寧城，赫廝既死，朝廷別命鞏卜班、平章為將領，侍衛漢軍合愛馬、韃靼軍合數萬眾屯汝寧。沙河岸日夜沉溺，酒色醉卧不醒。敵人偷營，遽失大將所在。次日，聞死人得屍，屍死人中軍，遂退數百里。屯項城縣。又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代為搃兵，凡精兵三十餘萬，金銀幣帛數千輅。

河南北供億計億萬前後兵出之盛無如此者也先
帖木兒駐軍沙河未及兩月軍中夜驚也先盡棄軍
資器械糧運車輛山積僅收散卒萬人直抵汴城下
時濟王在城頭遙謂之曰汝為大將見敵不殺何
故自潰吾將劾汝此城必不容汝也遂離城南四十
里朱仙鎮屯為朝廷了命蠻子平章代之也先徑歸
燕京暮入城明日仍為御史大夫當時官軍不足
用類如此故王宣建言募益丁豈不識時務者歟而
十數年前見機最早者惟杜遵道一人也賈魯治黃
河疏四里村塞黃龍江口立回龍廟于峴上水田故
道行脫：議軍事每迴避漢人南方人入內奏事回

顧中書韓伯高韓大雅隨漢末遽令門者勿入奏曰
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揭示天下令一槩勦捕諸蒙古
色目因違誦定在外皆召還京勿令誑誤于是持
出河北之民亦有變而從紅軍者矣中書左司郎中
田本初言江南漕運不至宜墾內地課種昔漁陽太
守張堪種稻八百餘頃今其蹟尚存可舉行之于是
起山東益都濮陽等一十三路農民種之秋收課所
得不償所費次年農民皆散罷公冬復立庸田使司
于江南咬住平江陵答失八都魯平襄曷

癸巳至正十三年脫：奏用哈麻為宣政院使哈麻
既得幸于上陰荐西天僧行氣運之術者號演探兒

保納

法能使人身之氣或消或脹或伸或縮以盡感上心
哈麻自是日親近左右孫倚納是時資政院使隗卜
六進西番僧善此術者孫秘密佛法謂上曰陛下雖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亦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
幾何當受我秘密大喜樂禱定又名多備法其樂無
窮上喜命哈麻傳旨封為司徒以四女為供養西番
僧為大元國師以三女為供養國師又存老的沙巴
即太子蒼刺馬的禿魯帖木兒脫歡字的蛙麻納哈
出速奇帖木兒薛答里麻十人皆孫倚納老的沙帝
母舅也巴即太子帝弟也在帝前男女裸居或君臣
共被且為約相讓以室名曰此即兀該葉言事無碍

男如裸居若長年後

倚納輩用高麗姬為耳目刺探公卿貴人之命婦市
井臣庶之麗配擇其喜悅男事者媒入宮中數日乃
出庶人之家喜得金帛貴人之家私竊喜曰夫君顯
選可以無空滯矣上都穆清閣成連延數百間千門
萬戶取嬪女寔之為大喜樂故也脫：平徐州以得
芝麻李奏功既而陰構朝旨令班師使者六七返帝
始令月恫察兒代之月餘始獲芝麻李械送京師脫
脫密令人訛雄州殺之潁川沈兵探馬赤軍察罕帖
木兒與羅山縣典史李思齊集眾弒義兵克復羅山
縣州奏功朝廷授察罕羅山縣魯達路花赤授李思
齊縣尹上曰人言國家輕漢人如此果輕漢人也下

吏部再議于是察罕授汝寧府連魯花赤思齊知府
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天鼓響于東北

甲午至正月十四日正月汴水冰花二月朔日食張士
誠起兵泰州劉少據高郵截南北路倚納十人與
帝竊議脫在

不可諧于是同謀合太史王監丞奏連夕相星

自是帝疑脫脫：始無援矣內無后援而外有倚
納十人之諧識者皆知脫：不返矣

秋八月二日脫：搃天下兵出征高郵天下想望其
來兵圍高郵三日中書右丞哈麻諷御史大夫以老
師費財彈擊脫：帝信其言 詔却脫：兵柄淮安

朕：擇兵

安置令樞密院老張代之當是時朕：樞重內握朝柄外總兵馬以指揮天下天下希其有兵圍高郵日事攻擊矢石雨注城中幾不支日議降附又恐罪在不赦圍者亦指日收功忽有詔旨來卸軍軍中聞之皆大哭當詔未開讀時龔伯遂進曰始丞相出師時親奉皇帝玉音以為在後事休朕再有密旨來今丞相在軍止奉皇帝密旨一意進取可也詔書且勿聽事既久小人讒言自然白矣且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為是故也朕：搖首曰不可詔我而不從是與帝相抗拒也遂受詔大軍百萬一時四散先是諸大臣子弟領軍從行者哈麻歷告其家陰遣人

大軍四散

脫：惟元國勢
不以此文

先來軍中白其長曰：詔書且至，不即散者當族誅。故散之；遽如此，其散而無所附者多從紅軍。鏐甲一軍入襄陽，鏐甲兵者是也。脫：卸軍在淮安一月，詔復使西行，鴟死于吐蕃境上。是時高郵危困已甚，脫：分兵定真州，平六合，及將攻徐溧，遠近凜然。國勢漸張，而哈麻奸臣即謀誤國，遂至危亡不救。可勝惜哉！是歲，省吉大夫以舟師自安慶征湖廣，至湖口，適與斬黃之紅巾遇，風勢不利，敗績。死之紅巾遂順流而下，攻安慶，為義兵所破，大敗南還。既而蚩于海牙中丞，遣水軍義軍南征，破黃連大寨。徐真逸等遁入黃梅山中，及沔陽湖中，官軍盡復武昌等

處未幾，盡抽軍，下據廬州。官軍勢退，而賊勢復熾矣。亦憐只班丞相以馬步軍由江東援江西，至龍興逾月而卒。左丞火彌赤代總其兵，攻臨江，復瑞州，進攻袁州，與歐軍相持數年不決，卒後敗亡。

康中聞見錄

乙未^五至^十湖廣苗軍聽調營于汴梁東其帥吳元保死裨將王陳叛入京西遂陷陳州許州西至虎牢關命荅失八都魯討之。以汪家奴為右丞相鼎任為左丞相哈馬為平章數及鼎任亮哈馬升為左丞相母弟雷：為御史大夫。倚納十人皆進職。立興聖宮祁后子愛育失黎達臘為皇太子命翰林學士行冊詞有曰家法曰齊心法曰正。又曰存心養性者守身為皇親之大任賢去邪者知人為安民之方。勿謂穹昊之高。一誠意而庶徵應。勿謂宮庭之奧。一善言而萬方知。與治同道則唐虞之俗可還。主善為

華事不悉別言
哈馬人語

師則曠馬之域斯至君子以為徒訓也。劉福通判
敗答失八都魯長葛營。趙明達陷嵩汝攻洛曷
明元帥入西川陷之。丙申五年正月十哈馬既得相
位醜前所荐西天僧所為恐為當世及後人所非議
乃以他罪杖西天僧一百七流于甘州。倘若初未嘗
荐之者。又私念以為謬乃謂其父萬魯國公曰我
兄弟二人一為丞相一為大夫皆荷祖宗德澤但妹
婿秃魯帖木兒在上位前近行汙褻無礼恐為天下
士大夫所譏笑我兄弟何面目見人盡除之以為吾
村不意其妹屏間竊聞之急歸告其夫翌日有旨哈
馬休入臺又有旨根隨哈馬人吏都散又有旨令哈

明世宗在康

馬出城，又有旨哈馬安置惠州，雪。安置大寧中道，皆打殺。河南行者平章太不花軍，而楊嵩汝招降叛民百萬，軍替大振。秋，下唐隨安陸沔陽惠安，以及蕪黃，并河南行者為左丞相。賀太平再入朝，為右丞相。初，大理宣慰司同知達失八都魯為四川叅政，引兵自巴蜀來克復襄陽均房，調入中原，頻有功。至是陞為河南行者平章，兼知行樞密院。是歲大朝，起建康張士誠據平江。危素為司農司丞，于京南雄霸等州屯種，給京師，號曰京糧，為浙西被隔，海運不通故也。丁酉，至正十年詔答失八都魯至京師，帝見之，私謂侍人曰：此人死期至矣。罷還軍。

天虜

先是太不花以軍士失律，剽掠汴民，南臺御史彈之。有旨卸其軍，削其職，以白衣聽遣。詎至是，復命為湖廣行者左丞相，仍提前軍往征山東。毛貴、荅失八都魯止率本部兵渡河，征曹州。盛文郁于是二將皆渡河而北，河南之境相繼而陷。劉福通入據之，迎其主小明王于亳州，入都於汴梁之皇城，分河北、關、先、生、沙、劉二領兵入晉冀，由朔方攻上都。分淮安趙君用部將毛貴、兵合田瑩趨大都，而帝方與倚納十人行大喜樂，浹帽帶金玉佛手執數珠。又有美女百人，衣纓絡，品樂器，列隊唱歌，金字經，舞鴈兒舞，其預選者名十六天虜。是時荅失八都魯死曹州，其子孛

羅帖木兒代領其衆，朝廷因而使之鎮西京。毛貴
由海道得海舟，長驅破益都，義兵黃軍下萬戶田壘。
叛入紅軍，遂破東昌、東平六名。罷商稅，罷寶泉提
舉司。戊戌，^{主正}八^本十太不花恣賀太平，本漢人而
居相位，已乃勤勞于外表，索賀太平軍前供給，朝廷
恕不從，駐兵彰德，玩寇不進。太平以計殺之于保定，
并其子壽童、駙馬，以紐的該為添設丞相。山東
毛貴兵由濟南犯直沽，公京師百二十里，京師大震。
但太不花裨將劉哈刺不花領兵自晉冀來擊，卻之。
以功由尚書升平章。義兵察罕帖木兒以八月克
復汴梁，小明王遁入安豐。閔先生沙劉二破頭潘

魯班天子

等由大同直趨上都焚毀宮殿犯虎賁司、公上都二
百里世祖所立三十六屯在馬先是大雪人跡不通
至是雪晴暖氣如春日而京寺羅帖木兒饋京師糧
數千車帝嘗為近幸臣建宅自西屋樣又自削木
構宮高尺餘棟梁楹榭宛轉皆具付匠者按此式為
之京師遂稱魯班天子內侍利其金珠之飾告帝曰
此房屋比某人家殊陋若帝輒命易之內侍由此刮
金珠而公二后見帝造作不已嘗挽帝衣極諫且曰
勞心造作又惑天魔降舞女何其不自愛聖躬也帝
粲然怒曰古今只找一人即由此兩月不到後宮祁
后無可奈何乃蓄高麗美女大臣有權者輒以此女

送之京師。連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纔為名寮。高麗女
妩媚善事人，至則立見奪寵也。自至正以來，宮中給
事使令，大半為高麗女，以故四方衣服靴帽，大抵皆
依高麗矣。帝嘗謂倚納曰：「太子善，不曉秘密佛法，
秘密佛法，可以益壽延年，乃令虎魯帖木兒教太子
以佛法，未幾太子亦感溺於邪道矣。」噫，已矣。正

年十九，破頭潘閔先生趨廣寧，燕魯王宮府，駐軍遼陽。
賀太平當相位，奏用其子也。先忽都兒為詹事，以為
總兵，總大兵取遼陽。太平意謂閔先生破頭潘，自晉
冀西京，歷上都軍，常無留行，其破遼陽，交能能久居。
可以取遼陽，功成其子，至則聞潘軍日治戰馬，一無

地手自南而北明注
三所以受命也

退意也先忽都畏之宿苗不前竟潰而歸乘夜入城
仍陞為集賢學士先是太平常采板警用程道蕭屠
趙中等布利者部道等亦仇首從之及也先忽都敗
還及以功升為學士相与嘆曰朝廷賞罰無章網紀
掃地乃至如此將陳其罪親近者竊以告太子太平
頗以為憾京師大饑民殍死近百萬十一門外各
掘萬人坑掩之鴟鴞百群夜鳴至曉連月乃止
居庸關子規啼太子召指空和尚問民饑餓何以
療之指空曰海運且至何憂秋福建運糧數十萬至
京師先是朝廷以張士誠內附封為太尉且以歲饑
遣使督海運糧儲于京師時張士誠據浙西有糧方

國珍據浙東有船二家攻戰不絕糧竟不至賴福建
瀕海統為王土獨能運糧至京師由是京師民始遷
活矣當元統至元間國家承平時一歲糧入京師
至一千三百五萬八千八百六十四石而江浙四分
強河南二分強江西一分強腹裏一分強湖廣陝西
遼陽一分通十分也金入凡三百餘錠銀入凡一千
餘錠鈔本出一千餘萬錠絲入凡一百餘萬斤綿凡
七萬餘斤布帛凡四十八萬餘疋而江浙嘗居其半
及張有浙西方有浙東而京師索然識者以為元之
氣數推可知也指空者西天剎帝剎王第三子也狀
貌魁偉不啻指髮服食擬于王者居京師四十年習

黃河清

妖孽

靜一室未嘗出門王公貴人多見呵斥雖帝亦不免
 百八歲而死甘露降文宣王廟封上凝如白霜食
 之味甜黃河清鄭州長教里貴赤衛韓會事家
 次子死數年長子又為李羅所拘西京父母悲歎老
 失二兒貧無以為食早夜哭泣方哭泣忽聞次子未
 告曰兒將西京米麪來且至父母可勿憂已而果然
 自此往來聞言語如生人者半年其家童兒盡能見
 其容只服色一日來告父母曰阿爺阿妳可速西去
 兒欲歸東房將以某日娶女其日童兒余等窺見延
 席賓客之盛又聞歌舞雜劇之聲數日其京城不祥
 有如此建清軍殿外為百花宮統殿一匣帝以回

例五日一移宮不厭其所欲又酷嗜天魔舞女恐宰
臣以舊例言乃掘地道盛飾其中從地道數往就天
魔舞女以夜作畫外人初不知也帝又造龍舟巧其
機括能使龍尾龍首皆動而龍爪自撥水中帝每登龍
舟用采女盛粧兩岬挽之一時意興所屬輒呼而幸
之又令諸妃嬪三十餘人皆受大喜樂佛戒諸倉積
粟盡入女寵家百官俸則祇支以茶物雜帛類冬
十二月左丞成遵參政蕭庸等六人丞相賀太平誣
以贓罪皆杖一百七下流死先是和后與太子謀求
內禪使宦者朴不花邀賀太平禱之太平不應漢邀
太平用其黨數人太平又不許太子叩之一日太子

倡言于中書省堂曰我所用者汝皆沮之而止汝所用者今皆以賍敗何也太平對曰所知者才也故用之所不知者心也雖父子之間亦不能保其無私也太平由是稱疾懇求免相初初后與太子謀曰太平既不允內禪之事不可使居相位元良哈反其人與汝無所可否今以總兵居真定宜勸上召還京師當以代之庶幾汝事可求也既而果有旨召還京師太平覺其有謀喉臺官劾其罪有旨令元良哈反居與州逾一月以無疾卒太子心疑太平故害之怨之愈深春二月十九日以太平為太保罷是月搠思監為右丞相蓋老的沙所毒也初上欲拜相太平謀

相于老的沙老的沙欲自為之而難于發言遂薦糊
思監帝于是以糊思監為右丞相老的沙復為大夫
二人既拜老的沙特有荐相之恩數有請于糊思監
糊思監不答二人遂有隙其後糊思監特有初后太
子之援老的沙情有皇上母黨之親怨日益深矣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魯王阿魯輝帖木兒擁兵歸
百萬傳檄問京師之罪有曰祖宗付汝以天下今何
故失天下太平汝不可以居祖宗大位將傳國璽送
與我當代汝為之帝聞之顏色不變徐曰他果有
天命我何不避之有乃命樞密知院哈刺朵兒只禿
堅帖木兒八里顏逆擊之行至稱海復起哈刺赤菜

人為運臨陣皆脫黑衣從宗王占合勢追奔百里三
知阮車馬遁入上都破頭潘閔先生沙劉二軍入
高麗王京高麗王奔耽羅其臣納女請降將校皆以
女子配之軍士遂與高麗如姻婭恣情來往高麗人
因而各藏其馬林中一夕王傳令除高麗報音語言
者不殺其餘並殺之沙劉二閔先生皆死惟破頭潘
并樺將左李率輕騎萬人從間道走西京降李羅昕
其調已而又降擴濶初賀太平辭相時帝賜以金
銀幣帛駝馬使之歸老于故所生地太平既出京城
沿途首宿不進朔思監疑其徘徊顧望猶有希進之
意諷御史彈之徑以謀害大臣并其子也先忽都殺

明洪武陳友諒

之於野馬川

辛丑十一年二帝更命老張少保率

兵四十萬擊宗王阿魯輝帖木兒老張軍未至宗王
軍有脫歡知院者內叛擒宗王獻京師宗王死罵不
絕口舊例宗王有罪大故用弓絃絞之名曰賜死至
是帝特殺死陳友諒徐真逸之臣也已而握權篡
其位沉真逸于江掌其湖廣江西之地建都于江州
至是 大兵克江州友諒走武昌其將守龍与者
以江西降時八月二十四日也 九月命察罕征山
東山東白毛貴死其將為優仇殺趙君用國內遂大
亂花馬王田豐掃地王士誠互相攻伐察罕乘之破
其冠州東昌濟南諸郡進圍益都田豐來降時豐提

兵在穆陵關使人來言搃兵如不信我心且不搃搃
兵相見當与平沿海諸城然後相見察罕喜即以朝
命授豐為山東行者平章且重犒其所部已而沿海
登萊沂密等州皆降附田豐遂与察罕相見益都城
西時察罕方調軍攻圓益都俾田豐軍塞益都南門
為營圍數月田豐物往察罕營議事見其待朝廷使
甚簡傲又所施設多用術數無忠誠心田豐乃恚曰
我以山東全地降汝又為平海上諸城之不同心者
誠以汝為元朝中興人物也今若此是漢室曹操兵
使汝為曹操我豈不能自為之耶于是与同儕王士
誠私謀曰十五日察罕必巡長圍我預椎牛醞酒至

日設席邀其一切幕府官大小部帥酒行汝遠馳勇
者帶刀各供給每一人夾一人以擊鼓為令自察罕
以下皆殺之謀定察罕于十四日昧時從馬騎二人
來田豐營王士誠者即掃地王也其人躁勇見察罕
輕身出意謂得開帶刀入侍田豐目之使退其人誤
謬以為使之行其所謀轉身自察罕後揮刀中其肩
田豐知不可止遂擊鼓三城中聞之開門納田豐軍
軍遂擁察罕入城中人復推察罕為主以拒朝廷
田豐不允已而察罕死有王保者察罕甥也嘗養
為子察罕入城之久諸校惶惑不知所從軍中頗有
異論同舍白璣任乃察罕舊人有機識遽倡言曰搃

兵奉朝廷命討逆寇。搃兵雖死，朝命不可中止。況今
搃制官王保，曾為搃兵養子，朝廷又賜其名，擢為
若立之，以為主。搃兵雖死，猶不死也。于是率先下拜。
眾亦下拜。人心始定。于是有白氣如小索，起危宿長
百丈，掃太微帝，令占之。占者曰：山東當有大水。帝曰：
不然。山東當失一良將，即馳書戒察罕，毋輕出。察罕
怒之。故及禍，帝聞其死，哭之慟。李羅帖木兒在東京，
聞之，亦哭曰：察罕在，豈不省我力耶。

壬寅

二十

二年，太子酷好佛法，于清寧殿置龍床，中坐，東西壁布
長席，西番僧高麗僧列坐滿長席。太子嘗謂左右曰：
李先生教我儒書多年，我不省書中何言，所言何事。

西番僧告我佛法我一夕便曉李先生狀元李好文也太子始學書初甚尊敬其後放蕩无拘檢專喜臨宋徽宗字帖謂之瘦筋老或告曰徽宗亡國之君不足法太子曰我但學其筆法飄逸豈學他治天下庸何傷乎

冬擴湖克益都誅田豐王士誠等餘黨

械歸京師

癸卯

壬午

二年老的沙提調京北白汝

等村千餘頃歸內府福不供給女寵并倚納等非奉旨不得擅支初初后宗族在高麗者多蒙官爵號久則恃勢驕橫強奪人田地子女高麗王屢戒之不從王不勝怒乃殺初氏一宗至是后聞之謂太子曰兒年已長盍与我雪此恥高麗王舊有族姓兄弟留京

師于是詔立高麗王而以和氏子一人為相撥蒙古

漢軍萬人送入其國軍次鴨水伏兵四起僅餘七十

騎走還京師餘盡殺溺死和后大慚 大兵克廬

州守將左君珣遁淮西降附 野鴿巢興聖宮數

年蓄息數千雖之不公綱之不盡君子以為興聖宮

和后宫也蒙古以韃靼氏為父翁吉刺伯牙吾氏為

母家法相承至七八傳矣一旦家國將亡家法先變

帝母曰：氏太子母高麗氏此野鴿所驗以來巢有

閉必先也 初庚子辛丑之歲李察罕字羅堂構兵

爭晉冀地帝常以晉冀地分屬兩家且諭之曰：土皆

王之也民皆王民也何爭之有而資政院使朴不花

與丞相掬思監相為表裏專一貪黷無厭視南北兩
家賂遺厚薄而啖之以密旨南之賂厚則謂南曰帝
有密旨令合併北而有之北之賂厚則謂北曰帝有
密旨令合併南而有之以此兵禍纏綿不解監察御
史傅公讓率同僚彈此二人后謂太子曰朴不花是
我資政院老火者看家資人也臺家何無情而欲逐
之汝不能與我主張耶太子曰阿婆無憂我儘有立
張明日貶傅公讓于吐蕃其餘臺官皆外除唯老的
沙在臺已而新除臺官十餘人又彈劾此事又外除
之已而諸道臺憲皆以為言於是太子怒欲弄公老
的沙老的沙畏禍遁入李羅軍中李羅知其寃藏老

的沙后寢之刻延通圖求之不許。朴不能見臺
憲彈劾不行與其党謀曰。今十八功臣家子孫朝夕
在帝左右。我與汝等平日所為。梁親得知。臺家亦必
知之。終當與我不利。搠思監曰。彼皆是老的沙黨也。
老的沙既為李羅所死。必請兵來犯京師。十八人為
內應。社稷能無危乎。遂執十八人送沂政院。問其謀
害太子之狀。十八人苦楚不勝。皆自証服。未幾太子
得咽喉疾甚亟。左右曰。愿釋十八人。寬太子可無禱
而免。搠思監聞其言。令出十八人。皆安置外邦。中途
皆死。聞者以賄免者。其漢李羅入京師。皆召還。弘
農盧氏山移五六里。八月陳友諒與大軍大

戰部易湖中箭死。大軍遂進圍武昌。其子理降。湖南

荆湘諸郡歸附。

甲辰

壬辰 壬辰

四年三月四日申酉時

黑氣圍日

外兩頭有兩耳引白氣一道貫日。

四

月。知樞密院禿堅帖木兒領兵犯京師。禿堅帖木兒
初嘗與丞相也先不花俱屯田西方。禿堅曾往也先
不花屯擡飯也。先自恃尊屬不受禿堅怒然坐也。先
不花營外呼軍士共啖之也。先不花患其為人。到
果不測。謂其有異志。遂差五府官訊之。禿堅怒曰。我
有何罪。而使五府來。于是拘五府官往告。帝羅曰。朝
廷為佞人作美。至無公論如此。我當擁兵入京。問此
舉為誰。禿堅引軍將行。朴不花搆思監稱詔書謂帝

羅与禿堅帖木兒同反，削宇羅兵柄，謫到宇羅營，宇羅手裂之，囚使者。禿堅軍至燕京，太子出古北口，宜与州以避之。禿堅遣人奏帝曰：「我無負國家，國家負我。」非化闕，領得奸臣某，而已。帝不得已，以搠思監朴不花付之。二人囚首至營中，禿堅為加帽易衣，置搠思監中坐，朴不花側坐而拜。搠思監与朴不花交跪，禿堅養帝，求擅自執縛大臣赦之，求稱兵化闕，赦得二赦已。然後擇兵入見，見帝哭曰：「左右蒙蔽陛下，非一日矣。倘循習不改，奈天下何？吾執二人公矣。」陛下宜若過卓然自新一聽，正人所為，不可復為。和諂所惑，然浸天下事，可為祖宗基業，可固可守也。

帝但唯：而已遂執二人詣李羅李羅厚禮之逾三
日始問以濁亂天下之罪復哭而問搆思監曰我前
日賂汝七賢數珠十串何不以見還因取六串來李
羅見之曰非我家故物也不受再取乃是李羅怒曰
在君側者貪婪如此我何可坐視而不清之乎吾將
舉兵入清君側七月二十五日遂与老的沙禿堅帖
木兒擁兵俱來屯大都北門入見帝奏曰國家所用
人皆貪婪軟弱不足以濟天下大事願召也遂除為
右丞相臣為左丞相禿堅不花為樞密知院老的沙
為中書平章于是同心竭力整治庶政執讒佞數人
并倚納九人皆殺之遂西蕃僧器諸造作時帝方課

築宮牆立為之殿，散駐初后出宮，屏居尊載門外。是時白頊任駐軍盧溝，因挾太子遁入擴潤軍中。李羅始見帝退，謂老的沙曰：我平生不怕天下，今日見上位使人似不能言者，何耶？省中事人余赤圖公老的沙為我奏公可也。李羅入京師前，一日有大風從西來，黃塵蔽天，馬立足不定，自西至東，止于更鼓接西。李羅入住宅，適在其靈。初削李羅兵權時，搆思監召承旨張翥，單詔辭曰：此大軍，非見主上不敢為之。乃更台參政危素，就相府官位，州之州畢過老中郎中，訖曰：我怡了一件好句，當為朝廷單詔削李羅兵權，此正撥亂反正之舉也。郎中曰：相公此舉真

不橫正反亂乎宮有暢歟在座因曰橫正反亂其猶
裸形搏虎豹也李羅兵至京師聞之召危素責之曰
詔從天子出搦思監宮位豈汝州詔之地乎素無以
答欲得出斬之左右解曰當時素以一秀才豈能与
丞相可否遂止以其負天下才名除和林省左丞即
時上道 初后初出厚載門外居造作提舉司府中
或言李羅回夜巡警至后所一宿故后復得入宮

雷擊延春閣西養

乙巳正五年初后納女李羅

擇日成婚李羅促后曰斷送之物未畢工李羅
曰女先至斷送之物後至可也乃先使兩口成婚李
羅自入京納女四十餘人早飯必同堂共食厨中每

雨魚雨毛

早辦針四十品隨諸夫人索食其入朝時諸夫人盛飾成行各進酒一卮荒于酒色銳氣消耗矣 掘濶分兵三支駐大都城外遣制字羅而不与之戰掩其白項任領一支在通州者字羅命其將她一百与之戰一百被擒字羅自將兵欲与之戰至通州取一女不戰而還 二月七日天雨白鳧長尺許狀如馬鬃或詢于帝曰此龍鬚也帝果命收而閭之夢之如神 六月二十七日天雨魚長尺許城中人家皆取而食之 七月字羅索帝所愛女子帝曰欺我至此耶有秀才徐施各者居家好奇謀而平生憤漢人不得志于當世故難仕進至是命為待制帝沿欲殺字羅

与之謀。與謀者六人。曰洪賢、火兒、骨答、上都馬、金那、海和、尚帖古思、不花。六人中選驍勇善力者。皆挾刀在衣中。外皆寬衣。若聽伺事。立延春閣東桃杏林內。一日。李羅早朝。小斛畢。將上馬。回公舊例。丞相將上馬。帶刀侍衛之士疾趨先出。貼馬俟丞相出。諸衛起立。馬上丞相眦眦然。後衛騎翼丞相以行。當是時。丞相出。與謀挾刀者見其不得便。相顧曰。今日又罷了。徐施春搖手曰。未也。忽有報捷音者。自西北來。平章大烈門謂李羅曰。好消息。丞相宜奏。公。李羅推大烈門失烈門。強李羅偕行。至延春閣側。有杏枝自上垂下。直插骨壓李羅帽而墜之。失烈門遽為拾之。李

羅毅曰今日莫有事時又有一人突然橫過其前李
羅方眈視呼失秋門曰平章此人面生言未既一人
批其頰李羅以手禦之遽呼曰我帶刀者何處又一
人所其左耳而死遂誼傳曰瑣住軍在西宮裏老的
沙諤曰你的那顏又發酒風恰斫我一刀老的沙行
稍遠騎士又問老的沙曰丞相已被殺矣擴濶大軍
無數在西宮裏李羅軍大敗散西走帝時居密室約
曰事捷者放錫鈴帝出自密室發令百姓見川軍皆
殺之百姓上屋擊以瓦石死者填巷老的沙趨至李
羅營中將其甲士西北走合禿堅帖木兒軍先是宗
王辣黎謂帝已崩李羅為皇帝將兵討之故李羅還

禿堅帖木兒將兵迎擊之禿堅軍回中途遇老的沙禿堅知事變謂老的沙曰今上膝圍不可輔小婦孩兒亦非國器不如往赴趙王扶立趙王南向以定天下趙王始然之中憲事不成醉以酒罇二人送京師剛之老的沙懼而乞憐禿堅畧曰彼非害我害其社稷也趙王太祖之屬也當時世祖曾與之約曰吾與汝共天下事倘異日社稷有難汝當助之故憶其祖父言悔不從禿堅計正宮車必氏聞李羅難作薨帝賞殺李羅者六人徐施春不受賞一夕逸十二月朔日食李羅既死以伯撒里為左丞相九月擴闊護太子還京師以擴潤為太傅右丞相河

南王居京師兩月，擴闢居軍中久，樂縱恣無檢束，居朝快，不羈朝士往，輕之，謂其非根脚官人。擴闢謂左右謀之，左右初以請出治兵，肅清江淮，從之。

洛陽山鳴，擴闢退，伯撒里仍為右丞相，沙監答里為

左丞相。

丙午

主正二十六

擴闢既出，無意治兵，以父

死未終喪，欲廬父墓側，左右或曰：「搃兵既受君命出

而中止，無乃不可乎？」擴闢左右有孫翥，趙伯者，趙人

也，畏江南強盛，欲援其計以容其奸，謂擴闢曰：「丞相

受天子命，搃天下兵，肅清江淮，兵訟欲治人者，先自

治，今李思齊、脫里伯孔興、張思道四軍坐食關中，累

年不調，丞相合調四軍南出武關，與大軍併力渡淮。

彼若依前頑不受調，則移軍征之。據有閬中四軍，惟丞相意所使，不亦善乎？擴濶欣然從之。于是分撥閬、綿等統軍從大興，閬、渡河以俟。先劄付調閬中四軍。張思道脫里伯孔興俱不受調，李思齊得調兵劄大。怒罵曰：「乳臭兒黃髮，猶未退而反調我耶？」我與余父同鄉里，余父進酒，我三拜我，然後飲。汝于我前無立地處，而今日公然稱搃兵調我耶？各令本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關，王保來則整兵殺之。」擴濶自是進兵關中，兩家相持。一年前，漫百戰，勝負未決，而國冢大事在矣。擴濶由懷慶移屯彰德，彰德素積糧卅數十萬，坐食之。帝始疑擴濶有異志，謂左右曰：「擴

濶之出兵馬肅清江淮也其後不肅清江淮而結魯
關中今也關中之戰未定雌雄乃復移兵彰德其欲
窺我京師耶 又怒初后及太子曰向者李羅舉兵
犯關今日擴濶搃天下兵尾大不掉余母子悞我天
下今天下土疆分裂坐受危困皆汝母子所為也怒
氣不已太子致被挫擊走而免朝廷累使擴濶南征
二月擴濶不得已命母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額高
完仲宜駐兵濟寧鄆縣等處名為保鄆山東且以塞
南軍入北之路復命朝廷曰此為肅清江淮根本也
識者哂之 丁未_{五十二}年_{五十二}擴濶增兵入關日求決
戰張李等軍頗不支遂使人求助于朝廷朝廷因差

左丞袁煥及知院安定臣中丞明安帖木兒傳旨令
兩家息兵罷攻各率所部共清江淮孫蕭進計于擴
濶曰我兩事功垂成不可誤聽息兵之旨且袁煥貪
欲之人也此行非其本意可令在京藏吏祕賂其家
則袁必助我而我事可成矣擴濶如其計袁果私布
意于擴濶曰不除張李終為丞相後患于是攻張李
愈急七月勝負猶未決擴濶謂孫趙二人曰今日果
何如二人同進計曰關中四軍獨李思齊最強思齊
破彼三軍不攻自服矣今關中臨陣軍將適與彼兵
等耳所以老師費財相持不決所畏者惟高貽而高
貽見駐兵鄜縣以吾二人觀之南軍必不能越王宜

以侵我宜抽高貊一軍疾走河中自河中渡急趨鳳翔覆李思齊巢穴出其不意則渭北之軍不戰可降此唐莊宗破汴梁之策關中定然後出關中軍以敵南軍孰未晚也即日從其計高貊所部將多字羅之黨行至衛輝部將夜聚議曰我爲官軍掘濶搃兵用我敵南軍猶云可也今者卻聞關我行狼星馳前往河中渡河西趨鳳翔李思齊乃官軍以官軍殺官軍如何于是河西平章張知院沙劉春政拔刀誓衆曰不必多言五鼓罷扶高貊作搃兵不從則殺作血城以公約定各率兵以待八月六日天未明如其言以叛高貊即使其首領官胡安之控告朝廷使謝雷兒

領精騎北奪彰德使沙劉領精騎西奪懷慶往彰德者騎少兵積仍作使人以入據之殺擴濶守將范固英往懷慶者騎多兵冗懷慶守將黃瑞覺之門閉不得入時擴濶在洛而其隨部將士盡在懷慶識者以爲高貊此舉疑不成大事也先是朝廷見擴濶不受調而搆兵讎殺方議削其軍權而未得其說見高貊使來大喜升高貊知院兼平章總河北兵且詔擴濶率潼關以東兵下淮西李思齊等四軍出武關下襄陽從高貊率河北軍兵與也速及脫因帖木兒完者仲宜兵下淮東然脫回帖木兒等盡劫山東以西民善而西徑衝樞擴濶盡率河洛民兵而北渡懷慶

高穎懼擴濶兄弟有夾攻衛輝之勢亦盡劫掠衛輝
民畜而北入彰德朝廷無如之何有帖臨沙伯元臣
李國鳳者進謀于太子曰向者詔令各將本部分
道進兵而不立大將以總之宜其不從也古者太子
入則監國出則撫軍太子何不奏上立大撫軍院
以鎮之凡指揮各將皆宜出自撫軍院然後行使推
歸于一而自內制之庶幾可為又高穎一部背擴濶
而向朝廷此宜別作名號以旌異之然後可也于是
開大撫軍院于京師專制天下軍馬省臺部院皆受
節制以高穎首倡大義賜其所部將皆為忠義功臣

明世平江而國族

名號

九月

大兵克平江擒張士誠遂平福建

兩廣擒陳定視 高狃率兵攻真定不克還 十月

大兵平定沂海 十一月 大兵平定山東

一 擴濶自懷慶北據澤州 戊申十五年春朝廷

訪擴濶將李景昌封為國公景昌以汴梁來歸訪關

保亦封為許國公關保亦以晉冀來歸 擴濶

自澤州退據平陽 三月高狃率兵攻懷慶不克

武庫火 四月 大兵平定汴梁河南諸州相次

降附 擴濶退據太原 五月詔下勅除擴濶令關

保與高狃合勢攻其東張思道李思齊脫里伯孔

合兵攻其西 閏七月一日 大兵自中澧渡

河三日平衛五日平相七日平廣平八日平順德

是月一日高貊出軍逼太原城馬陣高貊輕脫後敵
騎巡陣擴濶部將有毛翼者望見之易旗幟綴陣于
其西角高貊果誤入其陣即合擒之時關保：營在
高貊營西未及出布陣急持高貊示之營中軍亦皆
潰關保：亦被擒二將被擒所部將士皆降擴濶

六月大雷電雨：中火發燒白塔寺 先是七月

大兵攻潼關張季脫孔四軍皆潰而西矣 朝廷
聞關保：高貊敗被擒大驚遽罷撫軍阮歸罪太子
殺伯元臣李國鳳等盡復擴濶舊有爵位 閏七月
差哈完太子來督擴濶出師援燕京且令勤王禦敵
擴濶得詔乃提軍向雲中或曰丞相帥師勤王宜出

明汪王帖

井陘口向真定與河間也。速軍合勢可以遮截而軍
若入雲中由雲中至燕京沿途千里無乃不可乎。擴
濶曰我潛師從紫荆口出其不意豈不可以因勝趙
恒裏元暉則曰朝廷閉撫軍院步：要殺丞相丞相
乃要勤王我駐雲中觀其成敗為計耳。後七月二十
七日 大軍至通州帝得報大懼即日委汪王帖
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留守大都路自出居庸關遁入
上都八月三日 大軍至齊化門外一鼓而克全
城汪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大都路總管郭允中
中書左丞丁敬可皆死之是歲即 本朝洪武元
年也 十一月擴濶兵數十萬駐太原 大軍十

月自宛子城入破澤潞十一月擴濶部將賀宗哲領兵來援晉冀駐龍衛口子吞太原七十里而大兵先鋒常遇春夜斫擴濶營遽至擴濶中軍擴濶匹馬隻靴而遁矣于是晉冀之地志定明年五月二十一日

大軍自通州進兵克復永平也速軍潰于是檀順會利宜与大興以次皆來附先是大都平馳奏

南京奉 旨改為北平府仍令常國公經營北方

其年五月平永平等處九月平遼陽獨上都与紅羅山未平原甲帝在上都紅羅山在其東南也速駐兵在上都恃有紅羅山為之藩籬紅羅山恃有上都為之援而不設備常國公使人覘知之即以大兵銳騎

御杖具十日狼晝夜魚行六月二十二日破紅羅山
七月二十七日破上都城庚申帝景天未明出城適
挈其后妃入于和林和林在大漠之北前元太祖所
都之地也八月二十二日平環慶鞏昌平源臨洮諸
府而天下遂大定矣

野史斷曰嗟夫平定江淮大事也而帝付之擴濶擴
闊受之原申帝何其易哉且以世祖平江南定之世
祖欲平江南議論數年或以為可伐或以為不可伐
而太保劉秉忠則曰未有其人其後伯顏自西域奉
使來太保見之喜而告曰伐江南有其人矣台之使
前世祖亦喜曰余豈諸侯王臣哉其留事朕自伯顏

受命出師世祖曰吾終夜憂懼或日中不食或中夜
起坐夫以世祖為之君伯顏為之臣統業尚不
敢必其有成功也觀康申帝漫余而命擴濶擴濶亦
漫余而受之其根本已非矣而又康申宣淫于上擴
濶肆愚于下上淫而下愚上虐而下暗處則昧經國
之大計出則失兵家之神機及大兵一動君臣俱及
其禍豈不宜哉

帝在位三十六年

野史新曰當元統至元間帝受制權臣其後權臣相
繼或死或誅帝恐懼之心弛而寬平之心生故至正
改元之後復興科舉行太廟時享賜高季昂蠲天下

民祖選偽臣歐陽玄等講五經四書譯貞觀政要出
厚載門耕藉田禮服祀南郊立常平倉因水旱賊盜
下詔罪己盡蠲被災者田租又命使宣撫十道凡此
皆其寬平之心之所為也惜乎夸狄之訟取士用人
惟論根脚其所與國大政為將為相者皆根脚人也
而凡負大器抱大才蘊道藝者舉不得與其政事所
謂根脚人者徒能生長富貴高擢茂素無學問內
無倚注基閣之賢外無掄思獻納之意是以四海天
下之大萬民之眾皆相率而聽夫高擢拔虎飽食暖
衣脰腫之後使之空廟廊據樞軸以進退天下之人
士嗚呼是安得而不敗哉故原申帝有寬平之心一

變而為驕情之心，驕情之心既生，而哈麻和淫之說
進矣。是故易大傳之言有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
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
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
也。向使庚申帝持其心常如至正之初，則將終保大
位，何至于遠遁而為之虜哉？帝幼時，貶居廣西靜
江府寓大圓寺，其未至寺，朝廷命刑部哈刺八失館
伴而行，舟泊劉家山下，忽有三胡孫拜于岸上，手中
若有所獻，帝使奴公受之，則山果也。舟人皆異之，帝
因呼使上船，又俯拜如初。帝回問之曰：汝更有伴當
乎？胡孫手指岸上，帝使舟人隨其後視之，行三四里

至一洞群胡孫多至百數皆相呼招以行至船側皆
俯服再拜帝大喜命舟人載之以行至所寓舟中則
告僧以其故其長老號秋江者心獨異之放之寺後
山上帝又命之曰群胡孫當食我飢汝不可以飢
之曰為我設兩餐自後飢即雲板響群胡孫皆累
然負絮幼小而來故土人號為胡孫寺其後帝即位
捨于堂住祖五千供之帝居寺時長老秋江堂教之
讀論語孝經日寫字兩紙及詔回京師日收拾書冊
紙筆藏小皮篋中手自閉鎖用馬馱之前行頭髮堂
生蟻虱使民姬治之告姬曰是雖血食我：不忍殺
之不如以紙裹之懸屋簷下凍殺可矣然亦時：薄

芳堂鑽地為穴，溺其中，和成泥。又嘗餉群兒二十餘，竿串馬旗巡城上，又好養八角禽而調習之。或飛泊池中，枯竹枝上，即不顧靴襪下水插之。嘗為長老秋江所禁止，秋江又教之曰：「太子乃國家金枝玉葉，不比凡民見大官人來，切不可妄發言，亦不可不自重。」由是府官司官來，輒坐長老法座，正身危坐，一無所言。府司官去，即下座嬉戲如初。蓋其一時勉強，非出于涵養自然也。哈刺八失堂受密旨，有侵害帝意，及見群胡孫畏服狀，以為終必有天命，始不敢縱群胡孫。自帝北還，復禁其類返故山，有老胡孫三十六枚，盡日哀鳴江岫，逾數月皆擲死。識者以為帝在位三

十六年之驗也

野史斷曰子開反暢中之曰帝不嗜酒善書畫又善觀天文當沙關陷上都也己而東行左右勸帝宜出避之帝知天象無傷大言曰毋多言有福者未吾何避之有及大軍南來帝復觀天象左右勸守京

師待援者帝搥手不從即日遁矣始曹留意政事終无卓越之志自惑溺于倚納大喜樂兼耽嗜酒色盡變前所為又好聽諂佞輕殺大臣致使帝舅之尊帝弟之親男女狹雜何殊聚麀其後忌初后諫已強其子使學佛法朱文公有云中國一變為春秋春秋一變為禽獸堂：人主為禽獸行人紀滅亡天下失矣

或曰原中帝以昏愚而失天下非也。庚申帝豈昏愚者哉？其欲殺是人也，未嘗不假手于人，外示優容之狀，內實行其欲殺之意，至于死而有不知者，此豈昏愚者之所能為哉？或曰：帝以優柔不斷失天下，亦非也。庚申帝豈優柔不斷者？自至元改元以來，權臣之跋扈有名者，皆死于其手，前沒至殺一品大官凡五百餘人，皆出指顧之間，而未嘗有悔殺之意，此豈優柔不斷者之所為也？然則何者而失天下？由陰毒是也。且自古有天下之君，履九五之位，惟柔易剋之患，搃攬易剛之權者，為能居之。若捺陰毒之性者，適足以亡天下耳。故大易稱聖人之惠也，必曰：聰明睿知。

神武不殺而後已。夫外有聰明之聞見，內有睿知之機運，外有神武之雄威，內有不殺之仁慈，外聰明而內知慧，外仁武而內不殺，然後為聖人之全惠而後可以居九五之大位。彼康中帝者何足以語此，而其為七竈也，不亦宜乎。嗚呼！殺之為言，豈為人上者之心哉！殺一惡人，使天下之為惡者懼，使天下之為善者，如此而後殺之，是天下殺之也。殺一善人而使天下為惡者善，使天下不殺可也。故曰古之

其斯之謂夫

康中外史

彬侯曾君吾里好學深思之士也家多前書
蛇頭細楷歐指好尤勤校勘丹黃兩毫不去
手能無詞寒暑世年來積有萬易甲辰九
秋鄰人不敢於火與余店同蕩乃煨燼此冊
幸友假而歸者余鈔之倩乃題之偶理裝
殘重讀一過漫書以識而君於四年間又珍
秘數百易矣惜彩雲之易散感琉璃之不
堅良可慨也雍正六年戊申端午日破山樵人